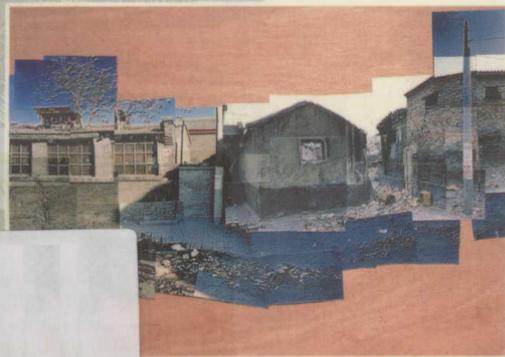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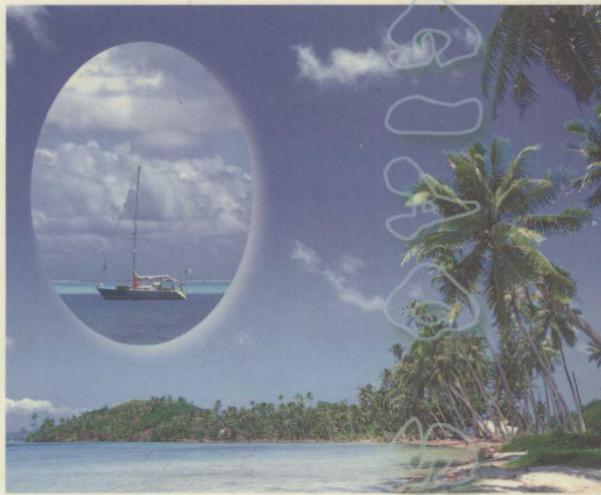


◆华侨历史长篇小说

家世僑華

劉重民著



中国乡镇年鉴社出版

华侨世家

刘重民 著

中国乡镇年鉴社出版

华侨世家

刘重民 主编

*

中国乡镇年鉴社出版发行
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印刷
(台山市台城镇富城大道 60 号)

印数:1000 册

开本:850 × 1168mm 1/32

印张:6.7 字数:136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SN1004 - 812X

CN11—2998/Z. 1105

定价:11.80 元

前 言

“侨史长河长又长，斑斑血泪断人肠。”这是我近 20 年侨史工作的深刻体会。华侨为生活驱驰，被迫抛妻离亲而亡命天涯，栖居异域，尝尽辛酸苦辣；侨眷居乡经受的凄风苦雨，局外人又所知几何？我虽然编写了《台山县华侨志》和侨史丛书 1—4，但意犹未尽。10 多年来，在侨乡蒐集的资料，除了《侨志》和丛书所载，尚有不少为中外学者所需求的零星资料积存。是以萌发写这本《华侨世家》华侨历史长篇小说。把华侨初出国门至改革开放一百多年的零星故事集于一家四代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影响，人物采用隐讳记述，但故事情节却是真实的。目的是为侨史献上一鳞半爪的资料，供史学界参考。

当我执笔撰写《华侨世家》之时，本欲将华侨的血泪史、爱国史、创业史集成一体。无奈史料繁琐，且又为自己文化所局限，自非写小说之才，缺乏描龙绣凤之能。只好修株剪叶，书其梗概。徒然有心而亦不能尽其意，深以为憾。只作抛砖引玉之想，希望能引起社会有所重视，为世人所共识，于愿亦足矣！

作 者

序 言

近年来，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都出现了日益重视挖掘和研究地方史资料的现象。在中国，这些年纷纷出版了地方华侨志或侨务志，如：《福建省志·华侨志》、《广东省志·华侨志》、《广西侨务志》、《云南省志·侨务志》、《厦门华侨志》、《泉州华侨志》、《同安华侨志》、《晋江华侨志》、《漳州华侨志》、《南安华侨志》、《安溪华侨志》、《塘东村志》、《广州市志·华侨志》、《佛山市华侨志》、《台山县华侨志》、《花县华侨志》、《澄海县华侨志》、《赣南侨务志》、《河北省志·侨务志》、《河南省志·侨务志》等。在国外，研究地方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的著作也不断问世，例如：马来西亚华人人类学家陈志明著《吉兰丹东北部土生华人专注于华人宗教》；《马来西亚乡村的华人社会》；《孟光：西马新村的研究》；印度尼西亚华裔学者陈玉兰著《苏甲巫眉华人：社会与文化适应研究》；纳纳·苏里亚纳等合著《文登县史》；唐纳德·维尔莫特著《三宝垄华人》；洪玉华主编，伊拉·休伯特·雷诺兹夫妇合著《伊罗戈华人：1950—1960年代》；《菲律宾地方史中的华人：资料与摘要汇编》等。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它有助于挖掘和发现新资料，有助于丰富华侨华人史料库，有利于华侨华人研究向纵深发展，并促使华侨华人著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具体和生动。我们应该大力提倡

和鼓励地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

刘重民兄长期在广东侨乡工作，并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近水楼台”的优越条件（懂得方言、熟悉地方侨情、方便搜集地方资料和掌故等），有意识地广泛搜集侨史资料，成绩斐然。他在此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不少著作，如《广海史话琐记》、《台山县华侨志》、《伍公时畅传》、《台山近代航空人物录》、《台山华侨沧桑录》、《台山侨史拾零》、长篇历史小说《潭城五虎》以及这本长篇小说《华侨世家》等。尽管重民兄的著作偏重于地方性、资料性，后来又扩大范围写长篇历史小说，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不顾年老多病，退而不休，对侨史研究始终一往情深，锲而不舍，这种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在钱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而仍然执着于不会带来物质享受的侨史研究，更显出其高洁的品质。我能与重民兄相识，乃“天缘”矣！我能为重民兄的大作《华侨世家》写序，乃良缘矣！我衷心希望重民兄在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侨史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周南京
国庆 50 周年前夕于
北京大学自乐书屋

“跋”

马福荫

刘重民先生的长篇小说《华侨世家》出版了。他要我为他的小说写几句话，一向低调的我实不敢掠人之美。然而刘重民先生多次上门索稿，并且说自己年事已高，《华侨世家》是封笔之作，念我们多年的友谊吧！刘先生情辞恳切，我只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重民先生出身华侨家庭，长期生活在农村。清贫困顿的生活因了文学的滋润，使他鲜活起来。他豪放而真诚的个性，执着而独立的人格，使他甘于寂寞，安于清贫，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先后完成了《广海史话琐记》，《台山华侨志》，《伍公时畅传》，《台山近代航空人物录》，《台山华侨沧桑录》、《台山史话拾零》和《源城五虎》历史长篇，小说等。今日，长篇小说《华侨世家》又出版了。刘重民先生大器晚成，可喜可贺。

《华侨世家》文笔朴实无华、想象丰富，不失为一幅侨乡风俗画卷。也许在一些学者和专家看来，还有不足和缺陷。然而，它却为台山华侨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我记得一位朋友写过一句话，文章草草千古事，官宦匆匆只十年。刘重民先生写作的丰硕成果，为台山文坛增添鲜亮的色彩。

目 录

前言

- 序言 北大 周南京
跋 马福荫
晚成之路 暨大 黄松赞(1)

一、	寻求出路	(14)
二、	离情依依	(23)
三、	猪仔诉苦	(32)
四、	争扎求存	(40)
五、	淘金见闻	(48)
六、	乡情如蜜	(55)
七、	同舟共济	(62)
八、	凤鸾结合	(70)
九、	惊闻惨变	(78)

十、	异地重逢	(85)
十一、	岔路彷徨	(93)
十二、	承先启后	(102)
十三、	为了回唐	(113)
十四、	落叶归根	(121)
十五、	雄鸡新郎	(132)
十六、	侨乡匪乱	(143)
十七、	烽火岁月	(150)
十八、	破镜重圆	(160)
十九、	侨乡阴霾	(171)
二十、	云开月明	(180)
廿一、	赤子思乡	(184)
廿二、	反馈情怀	(190)
后记		(198)

晚成之路

——记江门市地方华侨历史专家刘重民

暨大 黄松赞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百业复兴。史学界也出现两大盛事，其一是重评历史，将被极左思潮颠倒了历史重新颠倒回来，还其真面目；其二是再兴写史热潮，其中两项是大写地方志和华侨史志。在写方志侨志中，江门五邑侨乡出现了一批地方侨史专家，其中一位成就较大者，是一位年老的农民。他就是现任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理事的刘重民老先生。

刘老先生是台山市广海镇人，今年 76 岁了，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他以半病之躯（长期患脚麻痺症，走路不便），写出百多万字的大小侨史篇章。由他执笔的《台山县华侨志》是第一部较系统、完整记述该县侨史、侨情和侨务工作的专著，在侨界甚受好评，成为人们了解著名侨乡台山的重要读物。因这些著述，刘老生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台山华侨史专家，并因之而为海内外华侨史学界所了解。

刘老先生是个爱好华侨历史的农民，我之所以特意向社会推介他，是出于下面五个动机和原因。

第一是为表彰他难能可贵的史学成就。

刘老先生在史学上的成说，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写了上百万字的地方史和华侨史志书稿。其中重要有：由陈卓权、伍荣锡等主持而由他执笔写成的《台山县华侨志》；此《侨志》有两个附篇《台山华侨沧桑录》和《台山侨史拾零》（记录一些未入《台山侨志》的华侨史实），有记录台山古城、广海镇地方史实的《广海史话琐记》；华侨人物录有《伍公时畅传》和《台山近代航空人物录》；还有以明代广海（古称溽城）人抗倭史实为背景写成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溽城五虎》和即将由中国县镇年监出版社出版，记录台山华侨、侨乡生活的华侨历史小说《华侨世家》；此外还有一批台山地方与华侨历史的短篇，其中 6000 多字的《台山华侨与抗日战争》收入台湾编的《侨史论文集》，《八年抗战侨乡的灾难》则入载北京出版的中国侨史论文集；这些书稿，都是刘老先生在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经他本人一手一脚搜集、挖掘和调查所获的史料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的，对记载、保存台山华侨的史实起着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泯。

成就之二是赢得中外学者的重视与尊教。随着他的一批史料充实地方华侨史志的出版，刘老先生的学术声名日起，在人们眼中，他成了台山侨史的活字典，许多国内和国外的华侨史专家都来请教他，有些外国学者把访问他列入他们的中国之行的一个专项内容。有些是慕名来结识他，有些为请教台山侨史知识和索取资料，而有些甚至要求与他合作搞侨史研究，一些学者直尊他为“教授”。

如今，他的学术朋友散布国内外，其中不少是博士、

教授。如加拿大的温婉芳博士夫妇、美加州大学鲍晓兰教授、谭雅伦博士、曾露凌博士，日本八千代国际大学教授山岸猛、美国华人史学家专家麦礼谦先生，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王冠华博士、丁碧兰教授，新加坡藏书家许玉麟博士等都是他的学术朋友并访问过他。国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侨史专家周南京、广东的吴行赐、张应尤博士和梅伟强教授等都是与他有学术来往的朋友。一个普通农民地方史家，赢得学术界这么大的重视，不能不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成就。

成就之三是赢得了侨界、侨史学界的认可和给予荣誉。随着其著述日丰和声誉日起，他被好些社会侨史学术机构聘任了名誉职，除上述所提的江门侨史学会副理事长、广东侨史学会和广东华侨研究会理事外，还是台山《新宁杂志社》委员、地方侨刊《广海通讯》副总编、广海龙冈亲义会主要领导之一。政府和社会也肯定他的成绩；1997年，江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颁发给他1986—1996年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1998年又获得台山黄浩川文学基金特等奖给予荣誉证书和江门市森基（澳门）文学优秀奖和奖状；1999年又获得台山艺术节颁发的著作奖和证书。

刘老先生取得这些成就，是极其可贵的。其可贵之处，特别在表现在“难得”两字。

其难得之一是“花甲之年始动笔，病弱之躯收硕果”。刘老先生授命写史之时已过花甲之年，而且染一怪病，双腿麻痹，每走一二百公尺两腿便麻木难支、必须停歇。他就是用这个躯体承担重任，为找史料东奔西跑，苦

中求乐地坚持其写史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真正令人钦佩。

难得之二是起点低，成就多。其成就超越其起点许多许多倍。起点低，对刘老而言，一指小，二指白。“小”者，谓刘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和一段农村小干部的阅历。刘老1924年生于广东台山广海镇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小时在乡间小学受教育，学习成绩优异，作文尤佳，业师评其文为“层次清楚”，“前途无可限量”，并以“师父带入门，学艺靠自己”来勉励他，业师之言至今不忘。然而，这样一位可造之材，被日寇断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侨汇被封锁，华侨家庭倾刻遭难，小学刚毕业的刘先生便被迫辍学而务农了。战后，他凭着“学而优则教”，在乡间当了几年教师，任教期间，正适解放战争年代，他受革命的感召，投身革命工作，解放后当了农村干部。其后，他经历了土改、合作化、反右、安定社会秩序和三面红旗等连串政治运动。60年代初，个性耿直的他，在极“左”思潮冲击下，小题大做被迫停薪、下放而至“解甲归田”，从此当一个普通农民至今。

“白”指他是从“毫无文字资料积累”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地方侨史研究和著述。80年代中期，当他受命地方侨志编写前，侨史文字资料方面，真的—穷二白，既无藏书，身边也无图书馆可资参考，亦无学术朋友可以互相交换资料，更无发表文章的条件。而作为一个农民，更莫说著书立说了。

难得之三是条件差，快有成。条件差，除了初期资料缺乏外，还指他的工作条件简陋和生活简朴。他家里既无

书房也无书枱，许多文章都是在多用枱完成的。其生活可用清贫朴实来形容。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生活不丰，即聘到县志办当写作员，月津贴也只有区区百多元，还不足食饭抽烟。平常永远是农民打扮，不忘本色。

刘老就是在这样一个小而白和简陋的条件下，通过他的勤奋、毅力、责任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钻书报（养成剪报习惯）走现场、访老者、问知情、拜朋友和求领导（取得工作和经济的支持），克服困难，从无到有，积累大量史实资料，伏案不止写出这些书稿来。这对年富力强者，已应表扬，对于一名老者，确是难能可贵。

第二，为宣扬这个伟大的时代。

改革开放时代是一个需要人才、呼唤人才、发掘人才、救活人才和产生人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行各业的生产力都被解放出来，并放置于竞争中。为了生存竞争、致胜，各部门各单位，每个人都竭尽才智，使出浑身解数；于是英雄辈出。事实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后，曾经万马齐黯的百业重兴了起来。它不只让少年才俊大显身手，让中年干才大展鸿图，还使许多已经尘封沉埋的老才重新焕发青春，再造辉煌。刘老先生正是其中一位已被坭土埋了大半生（当农民）而为这个伟大时代挖出、唤醒，再赋生命力而晚有所成的新的老专家。“老”，喻其年龄古稀；“新”，因其研究侨史时间不长，尚属新手。

刘老先生“出山”的过程，清楚地表现这个时代是怎样发掘和产生人才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工作也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重兴，相关地，侨史研究亦空前受重视。20年间，在全国，特别是在侨乡，产生许多研究侨史的组

织，涌现出大批侨史专才。在这个大潮里，写侨乡史志，成了时代性的任务。为完成这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各侨乡市、县都在招贤。刘老先生因其在 80 年代初协助广海镇侨联会恢复侨刊《广海通讯》、并以“寒梅”笔名撰写地方小志和侨史故事而被发现。1986 年，台山“县志办”聘他协编台山地方志。其后，广东省侨办提出编写《华侨志》的任务。台山市侨办主任（兼台山华侨志总编）为求实际主办人，多次邀请刘老先生参与编写工作。刘老以“台山是著名侨乡，没有侨志如何向华侨交代”的朴素认识和我家四亲六戚都与侨有关，对华侨情况、疾苦均有了解，难辞其责的责任心，接受了邀请，承担责任编辑的重任。1988 年受命上岗，读古藉旧报，翻查文物史迹，下乡访问，发信调查，记乡镇史、村史、华侨个人史，勤手勤脚，大集资料。这中间，台山众多的侨刊，旧报帮了他的忙，许多归侨、侨属的家史、文物、实物和亲友、老侨的口述历史又充实了他的事，而且领导的支持更给他下乡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以“上方宝剑”。他提着这把“剑”，所到之处皆受接待，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每到一乡，要了解村史、家史、人物和参观、摄影，都有当地干部领路，提供背景材料。我们从刘老编史过程清楚地看到；若非改革开放使侨务、侨史工作再受重视，刘老不可能有机会搞侨史，也不可能有成就。因此，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拯救了他的“才”，是这个新时代成就了他的“业”。

第三，为发扬一种可贵的治学作风。

在这个曾被“浮夸”、“作假”泛滥污染许多年的社会里，我们从刘老治史中看到了一种朴实的，但却极其可贵

的治学作风。据到老的同仁和《台山报》及《广东侨报》的报道，刘老编史，除了勤奋、刻苦、楔而不舍的追求和不自卑，不傲人的个人品性之外，他写史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想当然，不哗众取宠，是怎样便怎样。他把这原则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三条。其一是尽可能找到原始材料。为此，他在编侨志时，除了大量读侨刊外，还到“中山图书馆”、中大图书馆及邻近各县市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各类原始史料、文献，收集台山历代华侨、侨眷变迁史料。《广东侨报》1995年2月17日“桑榆好晚晴，红霞耀满天”，《台山报》（95年3月7日转载）其二，重视实地调查访问，掌握真实情况。这是他当农村干部时遵照毛主席重调查研究的指示而养成的习惯。其三，是存真求实，一丝不苟。刘老对未清楚或传而未确的事实是不会放过，总要想方设法弄清楚。故而五次前往斗山、六村、浮石访问陈宜禧、陈天坤、赵天锡等人的亲属及当地父老。并远赴川岛、赤汰、白沙、山背等地查阅族谱，务求志记达到完整真实。其四，主张不熟不写。他身体力行，所写的都是最熟悉的台山侨乡史实。他出身侨属，生长于侨乡，对侨乡一草一木，人情风俗瞭如指掌。他认为写不熟的东西，难做到选材确切，提法准绳。

此外，其文风重实际。作为“史文”，真实是第一位，能做到真而华最好，如不然，真而朴实总比华而不实要好。这也就是刘老的书、文受史学界重视的原因所在。

刘老的重实精神，还表现在他谦虚的态度上。他一再表示他的成就是粗浅的，只做到了抛砖引玉的功夫。他在《新宁杂志》刊登的《侨史工作十年寄怀》中表达了他的心